

玉门关外春风度

◎陆锋（江苏无锡）

我对玉门

关的最初印象来自纪

晓岚，相传乾隆让纪晓岚在扇面上题诗，纪晓岚龙飞凤舞写下了王之涣的《凉州词》，乾隆仔细一看，发现漏了一个“间”字，就要问罪纪晓岚。纪晓岚怎么办呢？他镇定自若：“既然是词，该是长短句，此《凉州词》非彼《凉州词》。”说罢，朗声读道：“黄河远上，白云一片，孤城万仞山。羌笛何须怨，杨柳春风，不度玉门关。”乾隆听了连连点头，放过了纪晓岚。

后来，我特意去找了王之涣写的《凉州词》品读：“黄河远上白云间，一片孤城万仞山。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。”西北之地壮阔风光尽在其中。

茫茫戈壁，飞沙走石，寸草不生，苍苍、荒凉，哪里来的壮阔？从酒泉驱车去玉门关的路上，我如是想着。

车子在望不见尽头的公路上飞驰，每隔一段距离会有路标提示与玉门关的距离。没有飞禽走兽，没有行人，没有其他车辆。此间天地，只有我，蓝澈的天在望着我，无垠的戈壁滩也在望着我。

来到玉门关，我有些恍然，很难把眼前的大土墩和诗词中气势磅礴的关隘联系起来。李白在诗中写“长风几万里，吹度玉门关”。只是，关隘老了，大概只有那冷清清的明月一如当年吧。

我站在玉门关前，闭上眼。耳畔，旌旗猎猎，战鼓声声，天马嘶嘶。就是在这里，将士们一箭射破了大漠的平静，箭矢落在地上，很快被黄沙掩埋。“人不寐，将军白发征夫泪”。

汉人在这里建了玉门关，关内是繁华，关外是荒凉。盛唐的诗人来了，留下传世诗篇，将玉门关刻进了后人的灵魂深处。

我不愿再举步向前，亦不愿眺望远方。在这里，走一步是千年，望一眼是万年。

大漠沉寂，平沙万里天低。一轮夕阳在地平线上沉浮，在风的缝隙里，我听到杨柳抽新芽的声音。

是了，一路行来，不时有绿色映入眼帘。自然比不上丰美的江南，只是在这苍茫天地间长出了些许绿意，像是新生的信号，更像是在佐证——玉门关外，春风来过。

中国古代气象学家

◎霍寿喜（安徽铜陵）

在我国古代，气象学还不是一门成熟、独立的学科，古代的气象学家常常也是数学家、天文学家、地理学家、阴阳学家，甚至可能是军事家、医学家、发明家。古代史料记载的涉足气象研究的学者不计其数，很有名气、成就卓著的至少有以下六位：

吕尚，大约生活在公元前，史书称太公望，姜姓，是中国古代有文献可考的第一个军事气象大家。所著《六韬》强调军事统帅指挥和战法战术都要充分利用气象环境和天气变化，他的军事气象思想给后世以深刻影响。他创造了三十节气系统，即太公古法，为后来的二十四节气定型起到先导作用。

管仲，生于公元前725年，卒于公元前645年，官居齐相，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教育家、经济学家，被誉为“圣人”和“华夏文明的保护者”。他强调自然规律而否定天命，把气象知识应用于土地开发、农业抗灾和军事征伐，提出“天时、地利、人和”的著名政治军事观点。著有《管子》一书。

李淳风，官居太史令，是唐代杰出数学家、天文学家和气象学家，公元645年作《乙巳占》，记载了测风环境、测风工具和测风办法，是世界上第一个给风定级的人，比英国的“蒲福风力等级”早了一千多年。李淳风还和袁天罡共著《推背图》，以其准确的预言而闻名于世，堪称社会历史版的中长期天气预报。

沈括，北宋翰林学士，精通天文气象，著有《梦溪笔谈》。他善于预测天气演变，研究气候变迁，对虹霓、蜃楼等大气光现象都作过科学解释，还用各地古生物化石佐证沧海桑田的地理变化，推断地质和古气候变迁。在各地考察的过程中，沈括还发现了石油，也就是《梦溪笔谈》中所述的可以烧火做饭、点灯取暖的洧水。

秦九韶，公元1247年完成著作《数书九章》，书中阐述的开高次方和解高次方程，领先英国霍纳五百多年。该书第二章为“天时类”，其中“天池测雨”所描述的“天池盆”已经和现代气象观测所使用的雨量筒非常接近了，而方法上则采取“平地得雨之数”来度量雨水，堪称世界上最早的雨量计算方法，为后来的雨量测定奠定了理论基础。

黄履庄，公元1656年出生，清代发明家，发明或改进过许多光学仪器（如探照灯、望远镜、显微镜），也发明过许多“验器”，其中的验冷热器，就是现代“温度计”的雏形；而验燥湿器，就是现代“湿度计”的雏形，利用弦线吸湿伸缩的原理，测量空气中的湿度，这比瑞士人索修尔发明的毛发湿度计早了一百多年。

两棵红椿树

◎陈光（陕西高陵）

老家后院的屋子前有两棵红椿树，童年的记忆中，它们犹如两个孪生姊妹，一样儿粗壮健硕，一样儿耸入云霄，凡是来家里做客的亲友，无不啧啧称赞：“这两棵树可真是两个好材料，以后伐了能做两根好柱子，根部还可截两个好檩子。”但说是这么说，我们怎舍得砍？

在我老家，椿树分为两种，一种是白椿树，一种是红椿树，这两种椿树长成材料后都可以用来做柱子或做家具。但白椿树的椿芽却不能吃，只有红椿树的芽儿才受人们青睐，所以人们就偏爱红椿树。据奶奶讲，这两棵红椿树就是爷爷年轻时亲手栽种的，说是过去家大人人口多，栽两棵红椿树，每年开春有了香椿芽，就能缓解一大家人的口粮问题，不说别的，起码炒几盘菜是不成问题的。

在童年那缺吃少穿的年月里，每年开春，我们就一天天张望着这两棵椿树的变化，盼望着它们早点儿发芽。待到满树的枝丫由一棵棵嫩芽儿慢慢舒展，由紫红逐渐变成淡淡的紫绿，再长出一簇簇嫩嫩的叶儿时，奶奶就给竹竿的一端绑一个锋利的刀片，吩咐父亲上树去采摘椿芽儿。

每年采摘椿芽可是件隆重的事儿，由于椿树高大，空肚子爬树时怕体力不支，饭后吃得太饱又不能使劲，每年在父亲上树采摘椿芽前，奶奶都会拿出柜子里的鸡蛋来为父亲打几个荷包蛋，说是吃了鸡蛋耐饥，也能增强体力。每每这个时候，我也总是眼巴巴地瞅着锅里，家里其他人却没有份儿，唯独我可以“秃子跟着月亮沾点光儿”，也能吃两颗荷包蛋。

吃过荷包蛋，父亲就扛出梯子靠在椿树上，用一根长草绳拴住竹竿的一端，另一端则别在皮带后。先是爬梯，再是爬树，最后将绳子上捆绑的竹竿吊上树去。只见父亲每用竹竿上的刀片在椿芽根部割一下，椿芽就像是降落伞一样从空中飘落下来。

一霎时，地上就落了一层嫩绿的椿芽儿，每次都能捡两大竹笼。有了椿芽，接下来一段时间里，奶奶就会围绕着香椿，变着法子给我们做出各种美味来。什么香椿煎饼、香椿拌豆腐、香椿炒鸡蛋、炸香椿鱼儿……每年的头茬香椿，我们多是作为新鲜蔬菜来吃掉了，待椿树上发第二茬椿芽时，我们也基本上吃腻了，奶奶就把大量的香椿清洗后入笼蒸熟，再在太阳下晒成香椿干。

逢年过节，奶奶就会拿出久违的香椿干来涨发后，为我们用自制的臭豆酱和香椿焖炒，或用香椿干蒸扣肉，那香椿独特而奇异的芳香味儿就会在整个屋子里弥漫开来。

每年秋天，两棵椿树上，还会结满一串串风铃似的果实，虽不能吃，但是特别好看，飘落下来，我们这帮孩童就把那果实周围的盔甲剥掉，插在果肉上当成玩具。

多年前，因为重新建房子，父亲就把这两棵椿树砍伐掉了，不过现今建的房都是砖混结构，不用柱子，也不用檩子，而是把它加工成木板了。

而另一棵，应奶奶嘱托，将它做成了棺木，色泽棕红，木质坚硬，成全了奶奶的遗愿，被奶奶一并带去了另一个世界！